



道古尘籙

卷二十八至三十一 傳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傳

明職方司主事鄭元勳傳

前明鄭進士元勳負文通武達之才當陽九百六之會
毀家紓難急病讓夷卒見愠於羣小身觸兇鋒殞于非
命鄉邦賢達爭為傳以紀其事惜其生平逸事遺漏孔
多裔孫開基根據行狀博采異聞請余為傳補前人未
及也其辭曰元勳字超宗號惠東先籍徽州之歙縣祖
景濂占籍江都遂為江都人父之彥生四子元勳其仲

也生而穎異五歲卽能屬對垂髫應童子試前輩張賓
王見其文以國器相許試輒冠其曹偶聲名籍甚年二
十一天啓甲子領應天鄉試第六上冢里門戚友以盛
筵召者咸謝不往宗族長老以斗酒過餉必移置祖墓
想魂澆奠霑灑松柏間徘徊瞻嘯惻愴不忍去母家張
氏家中落擇其貧者周之封暴棺以吉壤歲庚辰江淮
間大饑道殣相望約族中好義者捐金以濟族子鳩坊
郭米麥千餘石爲粥于天寧寺以食饑者施予次第男
女起坐之法甚備食廩不足則捐室中簪珥以充之猶
皇皇日踵故人之門如已告饑然一友觸怒大璫璫欲

持危法相中護之別室璫大索不得怒益甚并中傷元
勳友亟欲自出元勳毅然曰吾懼禍初不汝匿矣急而
出于非夫也護之益力適璫敗事遂得釋有吳某者世
業嗇爲怨家所訐誣以不法當事將條姓氏入告沒其
貲元勳慷慨白于當事當事素重元勳事乃寢豫章羅
萬藻途遇暴客被創過邗上元勳迎而舍之又醫藥以
資其行南昌萬時華客死于邗元勳親視含殮附身附
棺勿之有悔執紼送之江上貞婦孝子無力自致于有
司者元勳必庭白之約同志爲歌詩以彰揚其名字友
有質女他舍者亟贖還之或以緩急告不責券屢應而

無倦色蓋天性也構影園於城南中有小桃源玉勾草堂半浮閣瀟翠亭媚幽閣諸勝巖壑窈窕林木蒼翳延禮名碩四方知名之士無不至賦詩飲酒無虛日緝倡酬投贈之什都爲一編今世所傳瑤華集是也園有黃牡丹之瑞大會詞人賦詩且徵詩江楚間奉向有詩名者主壇坫論定甲乙以粵東黎美周十詩爲冠鐫金竿遣儉致之曰賀黃牡丹狀元一時傳爲盛事美周後殉虔州之難者也當是時中朝門戶甚盛士人矜尚氣節工標榜元勳名震公卿間各道上計京師者諸大僚必詢從廣陵來見鄭孝廉否或愕貽不卽荅則涕唾棄之

明懷宗銳意人才命大僚各舉所知直指與淮督交章以元勳應詔元勳以母老辭不去癸未中會試第三釋褐後假歸明年京師不守懷宗殉社稷元勳聞變麻衣哭

至聖廟傳聞寇且東下揚人先事載妻子去里巷幾墟元勳破產招集義旅告以忠孝使守土勿去揚人始有固志增埤立欄坊自爲隊每里巷輒作卑門短垣以防馳騎貽書所知謂立國設險必外嚴而後內固宜建大帥統精銳以守河北須山東響應乃卽大位爾會定策大臣有異議遂以四鎮兵擁其主渡江而南四鎮中惟

高傑爲剽悍新主南渡恐諸將不附又恐其相率俱南也手詔許裂土大郡肯畱屯儀揚者爲共命臣傑遣其副將南某先駐揚州與川兵之勤王者爭舟南遂殲焉傑故欲得揚謬謂揚人之殺其將也又謂已有定策捍衛功而有司不迎犒無賓主禮駐師城下日殺掠不去是時山東兵駐瓜洲鎮鳳陽兵駐儀真壽州兵攻臨淮者月餘濟寧將張文昌甘肅將李棲鳳兄弟皆在揚濱江數百里大將七人馬數十萬所在豪橫元勳語當事曰朝廷都金陵江北四郡爲邊圉矣傑之來也奉璽書無叛名且兵勢不可敵曷以大義譬曉之稍止勿殺以

待朝使猶揚人福也是時居守者巡撫黃家瑞兵備副使馬鳴騷司李湯來賀江都令李日成鳴騷故與來賀有卻來賀父與元勳同榜進士以世誼交善鳴騷每事疑元勳數相傾於傑之在城下也獨不悅元勳語謂當城守格鬪而元勳向所集之義旅輕俠者相傳傑兵厚有所挾利其貲日取傑老稚兵樵採者磔而懸之城上傑聞益怒更劫一村以報之傑故李自成驍將後來降嘗爲總制王永吉標下裨將獲罪當斬適元勳在永吉座壯其貌爲之力請得免傑深德之元勳曰事急矣吾不惜此身以排鄉人之難單騎造傑家僮蔣自明遮馬

諫元勳叱之曰揚民安雖喪元何傷遂入傑營曉以大義且責其剽掠狀傑爲心折好謂元勳曰前事特副將楊成爲之耳出禁令退舍且誅楊成因出其通商符券數百張納元勳袖中而斂兵五里外城中之門於西北者因得暫啓以薪粟元勳遇人輒舉袖呼而與之券且行且給至半途而符券盡後索者不能得則謂元勳有所恡或驚疑告人曰高傑以免死牌與鄭某矣非其親暱不得非賄不得有死爾語一夕徧揚人倚恃兵備終不信元勳時以矢石暗中傑兵傑兵憾揚人益甚日逼城下譁譟如將攻者元勳計迫遣人迎姻家高郵王中

丞永吉來揚永吉向嘗督兵密雲有聲兵間元勳逆謂曰揚人疑我公曷往且山東大帥往與公善可因而濟也傑聞永吉來亦持刺逆之城下稱督師前鋒總兵官辭甚謙約永吉喜曰國體未亡斯人尙可與語乃徧告郡中諸當事薦紳先生庠之子弟皆諾而後出至則語一如元勳之語加詳焉傑應之更曰吾忍數日俟史公至而後得所時史公可法方以閣部視師行且至矣傑畱永吉歡飲俄有傳傑兵掠仙女廟者揚人責難元勳元勳卽草數字告永吉永吉告傑故傑曰揚城之外有七大將士不宿飽豈獨蒙惡聲乎遣騎詢之果吾兵當

盡誅以謝他兵非吾責也永吉以赫蹏寫報章與所遣
騎俱行至則漏盡二鼓使者仰而號曰吾鄭公使自高
營得書還矣城者中夜狂譟鄭某果賊黨今獲書矣殺
鄭某城可守其語亦一夕徧質明啟書衆共覺其誤皆
散走而聞者執前語不可解元勳得書急走城上集公
府訟言之或扣馬止之勿聽方以書示中丞及司李揚
人訛傳誅楊成爲揚城露刃圍之數重頃刻刃起遂及
於難義僕殷報奮身以殉時五月二十二日也後三日
而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之報始至從都諫李公沾疏薦
也又旬日而閣部史可法至傑聞元勳死益怒急攻城

李沾愈人不宜加公字

可法從來賀之請廉得賊首王柱萬陳嘗張自強三人
梟於市餘黨何四等十一人笞斃棄其尸孤子爲星手
刃諸尸胸取心瀝血以祭馳書止傑傑望城哭祭移兵
駐瓜洲可法疏訟元勳冤劾中丞兵備不職狀禡其職
鄭氏世篤忠貞元勳九世祖居貞嘗與方正學講學龍
王山下洪武中徵不就建文時復徵乃起歷官河南叅
政靖難師入率兵勤王攻龍江關甚力兵寡就擒與二
子同棄市兄子道同由進士爲侍御聞而自經有雙忠
之目元勳弟子爲虹生甫彌月一嫗抱而前曰昨得異
夢他年小郎君當與主同作忠義進士及癸未元勳與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為虹同中會試元勳家居為虹謁選為浦城令唐王立
於閩擢為虹為監察御史巡視仙霞關仍駐浦城丙戌
八月

大清兵至執之不屈左右將刃之為虹躍起奪其刃自
刺其胸不殊遂遇害嫗所言之夢至是始驗元勳死年
四十有二為虹死年二十有五

舊史曰傳元勳事者三人曰李清曰張起蛟曰王心湛
辭旨無甚同異及讀孤子為星所撰行狀互異者數事
傳云左良玉上表清君側舉兵東下淮南震驚馬鳴騾
謀招傑保揚諷元勳發書書未發傑已奉命鎮揚兵至

城外行狀則云鳴騾獨謂當城守格鬪是鳴騾與元勳
意見不同之實證也傳言傑將攻城鳴騾謂元勳曰公
一出見與平紛可立解行狀則云元勳曰事急矣吾不
惜此身以排鄉人之難是元勳自欲往非由鳴騾敦迫
也傳言元勳自傑營歸下馬就坐語未畢即遇害據行
狀則通商之券不能盡給而被謗得王中丞之報書而
致疑相距有一二日不僅如傳所云之促也傳云職方
之授由史閣部之疏薦行狀則云由都諫李公據閣部
之奏在元勳既死之後從前未聞交一言畫一策也傳
有附會明矣閣部之劾鳴騾有一味偏執始則乖張與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
行狀謂當城守格鬪之言合鄉里之傳聞不如孤子之
追述明甚余因紀載之牴牾滋道塗之異說詳校情實
一以行狀爲準以塞開基之請俾志史事者可考焉楊
成本名誠祖秦人爲調防都司所轄皆西北兵南來兵
將西北居多與誠祖頗親狎誠祖因乘機擄劫爲衆兵
倡語詳絳州馮嗣京拜影樓詩序諸傳皆云楊成恐亦
未深考也至撫臣黃家瑞亦知爲元勲仰請卹典南都
未聞有一言之褒濁亂之朝彰瘴固非其所重歟

黔陽令死事周文奕傳

周文奕字穆仲浙之海寧人順治丁亥進士謁選得楚

黔陽合黔陽故梁龍標地地鄰五谿民徭雜處
王師平一海內辰沅獨後屬以降將陳友龍鎮靖州而
文奕始來爲令旣而友龍背義復叛邑有羅翁山周五
百里四面險絕絕頂一池縱廣千頃友龍窟宅於是頻
出圍城文奕聚殘黎二三百家悉力固守來則輒擊退
之相持六旬一日西出畧地卒遇賊金橋橋距邑二十
里而士卒不滿百賊衆我寡被圍百里文奕率所部奮
殺一日夜矢盡援絕平明賊益大合服公忠義不忍加
刃誘令倒戈文奕瞋目大呼罵不絕口遂與左右賓客
等八十一人同時被害時順治六年七月也年三十有

五妻妾在縣署報聞一自經死一踴身入井死
補史氏曰文奕無子死事後其宗人爲立一子曰孺而
大吏未之知也故不得贈卹後孺之子光錦號於當事
又不見報錢唐顧之珽撰殉節記予特取而刪潤之爲
後之有史職者告也

吳川令死事黃應乾傳

當明運告絕永厯據彈丸之地思以恢復爲計斯時
國家方務生全不肖專尙兵力益乃跳刀走戟狂慙不
已近南諸縣鄙日來侵軼甚有惑於邪謀爲所招誘而
吳川令黃公應乾守土一文弱吏能執干戈竟以捐軀

絕脰仗節死義而不顧其事弛久行狀未上於史館其
孫某介余友沈君賡堂來請立傳按狀公字元甫一字
元公浙江上虞人由歲貢謁選令廣東化州之吳川孤
懸海外妖氛猖獗肉薄登城援絕不支猶率民巷戰以
死時順治十年八月十七日也公首尾爲令凡三載有
異政民感之不衰死時年五十有七

史官曰忠孝之子孫必復其始黃之先有名發者仕宋
高宗時爲武經大夫隸統制楊沂中軍高橋之役馬蹶
被殺子哲拾其遺骸葬於蘭芎山麓廬墓三年文禽日
集虎不夜驚是實爲黃氏遷虞之祖君子萬年永錫祚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八
允余傳發事可以補宋史之闕傳應乾事可以備國史之遺黃之後人庶幾勉守此令緒哉

名醫盧之頤傳

之頤字子繇生明熹宗時號晉公又自稱蘆中人父復字不遠精於醫理從遊者衆聘王紹隆於家講論內經誓願買田以膳學徒使醫道大明於世著有病種芷園臆草諸書祖惠字心齋艱於得孫願以一周星課華嚴滿十二部燈香前卽時時現一童子相旣滿子繇生焉自絕乳後不露一隙慧光羣兒戲獨不能戲羣兒誦獨不能誦口若膠生耳若續塞形若木偶衆以爲癡九歲

時依父禪坐現一身世俱空之境隨詣聞谷禪師以三語令參能舉心爲對弱冠忽處方藥有合人亦稍稍許之王紹隆召聽內經素問不得其旨聾啞如故後講張仲景傷寒忽大出辨駁以困其師明年卽攝師講席著金匱要畧摸象未成父促之成旣成火之曰十年後方許汝著書于是奇穎之聲漸起試命參預筆削大有闡發悉取所著畀之而於本草終不相入艱苦殊甚會父復著綱目博議有椒菊雙美之疑不能決得之頤私評而決因令面判七藥皆有至理病亟趨令之頤成之歷十八年而本草乘雅始出中冠以先人字者卽博議也

中分覈參衍斷四則遭亂後書籍零散參覈二種稍補其殘缺衍斷倍多不能追憶遂名乘雅半偈凡十二卷今已行世父歿後述先人之志成摩索金匱九卷右目偏盲摩索者言暗中得之也繼摩索而作者有傷寒金匱疏鈔醫難析疑遐引曲譬幾三十萬餘言難扁鵲誚華陀曲王叔和駁成無己自孫思邈以下無譏以引靈素之熱病以言卒病則謬指七情六氣房勞刀杖爲內外三因則謬以形層皮膚肌胸腹胃限病者期日則謬以化氣爲本以經脈爲標則謬縱橫奧衍精以理解悟以禪機旋入閩歸理舊業積三十餘年而後成碩學如

張天生名彥如陳允倩皆從問業自言於王紹隆得金匱之心傳於陳先得薛案之私染而李不夜嚴忍公則文章道誼之宗模也幼耽禪學于聞谷憨山二大師得其南車于離言和尚得其點醒雲間施笠澤古婁潘方孺邵陽甯比玉不遠而來起予不少左右采獲卒能名家有子曰蕤餘杭嚴武順與盧氏爲至交復卒託孤一言一動必關白而後行稍不當輒訶督譙讓改乃已人兩難之

舊史曰陳曾毅傳論之頤云歲丙戌監國者在山陰之頤杖策往謁大爲所親信授職方郎事敗跳身歸鄉里

間與舊相識者往來門庭雜沓踪跡不測性又簡傲雖以醫術起家輕忽同黨好自矜貴出入乘軒車盛儻從廣座中伸眉抵掌論議無所忌識者謂必中奇禍頃之兩目皆盲眊眊成廢人不出戶庭而曩所交遊皆斷絕詫歎一室竟以債懣卒此殆天之所以保全之也

閻若璩傳

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曆甲辰進士歷寧前兵備道叅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叅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

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閻記不敢出聲十五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心忽開如門牖洞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官爲弟子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爾止梁商邱公狄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讀尙書至古文諸篇以爲自孔安國至梅賾遙遙幾五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間人無見者又讀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八
朱子及吳艸廬纂言時時有疑疑卽有辨著古文尙書
疏證蓋自二十歲始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
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
爲延譽由是知名旋以僑籍改歸餼於太原處士顧寧
人來客是土出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處士
虛已從之未幾出遊鞏昌與陳秀才子壽一夕共成七
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弘爲之
序十七年應詞科不第在都下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
論難汪著五服攷異摘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
護前輒謂人曰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

言喪禮乎若璩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
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
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
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猶斷斷未
肯屈也崑山徐贊善乾學謂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
徵乎若璩應之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
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
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
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
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爲之頓

減陽曲傅山博攷金石遺文每與言窮日繼夜不少衰
止問若璩正經史之訛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始自何
代何人若璩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
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
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
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
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
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琯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
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
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

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
史傅弘仁說臨淄水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
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
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
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鍊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縮
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
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山深歎服二十一
年客閩歸以崑山徐公聘復至京師徐氏盛賓客客皆
當世魁士而賢重若璩逾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
云書不經閩先生眼過訛謬百出貽笑人口又嘗謂海

寧盧孝廉軒云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爲談助合肥李相國天馥亦言詩文不經閻某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徐以尙書歸里開書局於洞庭湖東山旣又移嘉善旣復歸崑山若璩皆從顧景范黃子鴻兩處士皆地理專家若璩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釋地餘論若干篇重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又以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而孟子獨畧遂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詩有

西堂許劍亭秋山紅樹閣窈窕居諸集晚年名動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固畱不得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輦之移城外十五里如卧牀簣不覺其行也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申六月八日也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且從厚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若璩學長於考證辨覈一書至檢數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

析反覆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已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以文學相質詳細條荅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之一日在徐邸夜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思之不可得若據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

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疆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掇擊不遺餘力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黃太冲

道古堂文集卷之六
日顧寧人然於 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
太沖之徒麤待訪錄指其訛繆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
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
非鴻儒之雅度也

舊史曰若璩沒後

世宗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
周情旨深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身雖不顯而道則
亨也益都趙宮贊執信志其墓以爲其於書無所不讀
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紉者之
於絲縷織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

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
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其推
崇也至矣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考
刻於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尙書疏
證暨潛邱劄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嗣是潛邱之學
明白曉布於天下而中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正魏
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
毛氏爲古文尙書著寃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於其鋒
燄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安溪李文貞公嘗爲
作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

九重卽其所撰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率酬應之作而於閻氏毫無加損也余据其子詠所撰行述及墓志叅以劄記別創爲傳以待秉筆者爲考信之地儒林文苑惟國史之位置草莽不敢專也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九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二

梅文鼎傳上

文鼎字定九號勿庵江南宣城人梅氏自北宋家宛陵文鼎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父士昌號繖眵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成書謂之周易麟解文鼎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璇所藏臺官交食

法與弟文鼎文鼎共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
補其遺缺著歷學駢枝二卷倪爲首肯自此遂有學歷
之志值書之難讀者必欲求得其說往往至廢寢食格
於他端中輟耿耿不忘或讀他書無意中砉然有觸而
積疑冰釋乘夜秉燭亟起書之或一夕枕上之所得累
數日書之不盡殘編散帙手自抄集一字異同不敢忽
過有能是者雖在遠道不憚褰裳往從疇人子弟及西
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
世共明之中年喪偶不再娶覃思閉戶謝絕人事所著
歷算之書多至八十餘種自來言歷者莫逮也讀交食

通軌及臺官氣朔章竊疑其非全書後讀元史歷經始
知許衡郭守敬諸儒測驗之精製器之巧歎授時歷法
之善因歷經簡古作史者又缺載立成成圖注二卷以
發其意又以授時歷集古法之大成自改正七事創法
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不讀耶律楚材之庚午元歷不
知授時之五星不讀統天歷不知授時之歲實消長不
攷王朴之欽天歷不知斜升正降之理不攷宣明歷不
知氣刻時三差非一行之大衍歷無以知歲自爲歲天
自爲天非李淳風之麟德歷不能用定朔非何承天祖
沖之劉焯諸歷無以知歲差非張子信無以知交道表

裏日行盈縮非姜岌不知以月蝕檢日躔非劉洪之乾象厯不知月行遲疾然非落下閎射姓等肇啟其端雖有善悟之人無自而生其智參校古厯七十餘家著古今厯法通考五十八卷後漸增至七十餘卷授時列六厯以攷古今之冬至合於古者或戾於今合於今者又差於古其後天也或差至一二日惟統天厯有古大今小之算以合前代所用之率而授時因之顧厯議欲尊授時遂取魯獻公冬至以證統天之疎各依本率步算則雖上推至魯獻未嘗違統天法也郭守敬歲實消長不在創法五端之內意可知矣作春秋以來冬至攷一

卷元史太祖以己卯親征西域諸國次年庚辰夏五月駐蹕也石的石河有西域人與耶律楚材爭月蝕而西說並訕故耶律作厯托始是年也又以太祖庚午始絕金次年伐之不五年天下畧定故推演上元庚午冬至朔旦七曜齊元爲受命之符謂之西征庚午元厯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厯志訛太祖庚辰爲太宗則太宗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爲庚子則於積年不合也據演紀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算外得庚辰則起算必庚午作庚午元厯攷一卷元厯肇始耶律授時多本而用之授時經王郭楊齊

十餘人合併而成故承用四百餘年不改非諸古歷所能方郭守敬著撰極富僅存歷草其書有算例有圖有立成歷經立法之根多在其中拈其義之精微者爲補注二卷兼引八綫三角以明之有布立成之法有考立成之法算起於元太史令王恂經郭守敬而後成書洪武戊申大統歷因之作大統歷立成注二卷此皆發明古歷也其論西歷云唐九執歷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也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歷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歷以算陵犯與大統同用者三百年皆西之

舊法也利瑪竇來賓崇正朝上海徐光啟與西士湯若望譯崇正歷書

本朝時憲歷用之則西洋新法所謂歐邏巴歷也湯氏所譯多本地谷與利氏之說又復不同回回歷與西域天文書並洪武時吳伯宗李紳受詔與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同譯天順時監正貝琳所刻泰西天文實用本此書而加新意也作回回歷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二卷西域天文中雜星三十之占未譯中土星名以歲差度考之得其二十餘後見錢唐袁士龍青州薛鳳祚氣化遷流並有斯考不謀而同者十之七八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九
四
以巨蠲第一星證之回厯尤確作三十雜星考一卷表
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陝西河南北直
江南四省禮拜寺有其表景之傳而其中亦有傳訛之
處西域馬儒驥以此致詢遂爲訂定并附用法以補其
闕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卽蓋天也自漢人伸渾
天而紬蓋天書遂不傳今惟有周髀一經又言之不詳
然觀其所言里差之法謂北極之下以半年爲晝夜卽
西人之說所自出也因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俾天下
疑西說者知其說之有所自來渾蓋之器以蓋天之法
代渾天之用其製見於元史札馬魯丁所用儀器中竊

疑爲周髀遺法流入西方者也法最奇理最確而於用
最便行測之第一器也本書中黃道分星之法尙缺其
半故此器甚少蓋無從得其制度也作渾蓋通憲圖說
訂補一卷完其所缺正其所誤可以依法成造用之不
竭矣厯書中七政算例多有言西某月某日者旣非建
寅建丑建子之法又非以節氣爲序如回回厯之用太
陽年其紀日數旣非以朔爲初一然又非如回回之以
見月爲朔且其襍見于諸卷者又各自不同嘗疑其各
國自爲正朔立法相懸也旣而彙集詳考然後知其所
用並以太陽會恒星爲主卽恒星歲也恒星東行有歲

差度分則太陽會之以成月者亦漸不同故諸卷中所載互異而以年代徵之亦可見也今西教中齋日所謂正月一者在今冬至後第四度間亦是此法至其一年十二月有一定大小並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而成一月大致並同回歷矣作西國日月考一卷以上六書皆推究西術而得其會通者也崇正歷書百餘卷全用西術中有細草以便入算猶授時歷之有通軌也蓋卽七政蒙引而有詳畧爾以歷指大意彙括而注之作細草補注三卷歷書中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以諸家所用細草攷其同異參之歷指作蒙求訂補二卷附

說二卷二書安溪李文貞公巡撫北直時刻于保定交食圖之大誤有二一爲金環與食甚分爲二圖之誤一爲圖日月食不由月心起算之誤作訂誤一卷古法赤道定而黃道有歲差故以赤求黃新法黃道有定緯惟經度移而赤道經緯時時改易故以黃求赤交食細草用儀象志八卷九卷表求之乃近年之法不如弧三角之爲親切也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以明算理中西兩家歷術求交食起虧等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其法以日月體之中心爲中而論其方位故其向北極處命之爲北向南極處命之爲南又卽以向黃道東陞處命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九
六
之爲東向黃道西沒處命之爲西此惟太陽太陰行至
午規而又近天頂則東西南北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
則黃道度既有斜升正降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
展轉遷移皆從弧度之勢而頃刻易向且北極出地有
高下則虧復方位又以日月距地之度而隨處所見必
皆不同然則月體之東西南北與人所見之東西南北
必不相應而何以施諸測驗乎然而古今歷家未有議
及者不可謂之非缺事也今別立新術不用東西南北
之號惟據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
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下聯爲直綫中分之

作十字橫綫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
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法求得交食各限白道
與高弧所作之角而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實
千年未發之秘作交食管見一卷歷有平時有用時平
時者步算所得用時者測驗所徵太陽之有日差加減
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也而日躔表所載之數獨異
據表說謂有二根其說尤含糊支蔓月離交食二章棄
而不用彼蓋自知其非是矣而日躔表仍誤不改若以
此入算則節氣加時皆謬矣作日差原理一卷熒惑一
星最爲難算至地谷氏而其法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以

正袁士龍歷書之誤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
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五星本天並以地
爲心與日月同至若歲輪則惟金水二星繞太陽左右
而行其歲輪直以日爲心土木火三星則不然並以本
天上平行度爲歲輪心然其軌跡所到並于太陽有一
定之距故又成繞日左行之圓象西人所立新圖不用
九重天而五星並以太陽爲心蓋以此也然金水歲輪
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跡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
移耳作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一卷凡圖黃道緯度
于赤道左右取二至所到度分聯爲橫綫而作小圈以

擬黃道乃于小圈上勻分節氣各作直綫過赤道子午
大圈卽各節氣之黃緯可得作黃赤距緯圖辯一卷月
能掩日日遠月近其理明白而易見不在表影西人之
測則謂太陽太陰各高五十度時太陽表景必短而太
陰表影必長以是爲月近于日之徵夫表影既有長短
矣又何以明其同高五十度乎必不然矣作太陰表影
辯一卷歷書刊本多有互異之處恒星經緯改處尤多
帝星句陳亦然以弧三角推之有與所改合者有與先
刻合而所改反離者作二星經緯攷異一卷定夜時之
法多端而測星以知太陽其最確也測星定時法亦多

端而用句陳大星及帝座其最簡也然恒星既隨黃道東移以生歲差則二星亦不能定于一度而何以定時故作星晷者必知現在二星之真度分而後其用不忒作星晷真度一卷以上十一書皆因崇正厯書之說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癸丑宣城施副使閏章總裁郡邑之志以分野一門相屬郡邑志中所刻皆其稿也明年制府于成龍檄修通志亦以分野相屬力疾成稿而志局易人存於家歲己未明史開局厯志爲錢唐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者睢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毘陵楊文言各有

增定最後以屬餘姚黃聘君宗羲又以屬鼎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厯草通軌補之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畧也其總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測望曰弧矢割員曰黃赤道差曰黃赤道內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陽盈縮曰太陰遲疾曰晝夜刻曰五星盈縮推步之目凡六曰氣朔曰日躔曰月離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又作厯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卽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厯承用三百年法宜備

書又鄭世子厯學已經進呈亦宜詳述他如袁黃之厯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厯以庚午元厯之例例之皆得附錄其西洋厯方今現行然崇正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歲己巳至京師謁李文貞公於邸第謂曰厯法至

本朝大備矣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畧倣元趙友欽革象新書體例作爲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學庶將大顯因作厯學疑問三卷俄李視學大名遂以原稿雕板壬午夏李以撫臣扈

蹕行河進呈欽蒙

御筆親加評閱事具李所撰恭紀中明年癸未

聖祖西巡荷問隱淪之士李以關中李顥河南張沐及文鼎三人對

上亦素知顥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李以撫臣扈從

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李以尙在臣署對

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四月十九日李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對

御舟中從容垂問至於移時如是者凡三日

上謂李曰厯象算法朕最畱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

真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連日

賜御書扇幅頒賚珍饌臨辭

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孫穀成

內廷學習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穀成欽奉

上諭汝祖畱心律歷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

看或有錯處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

來遂止有都俞卽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是私

意汝等要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

寫與汝祖知道欽此

恩寵爲千古所未有鼎圖注各省直及蒙古各地南北

東西之差爲書一卷名分天度里地旣渾圓則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者緯度則然若經度離赤道遠則里數漸狹然惟其路正東西行與距等圈合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則其法不可用爲立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里數是爲有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卽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爲三邊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並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與月食求經度之法相參而且簡易的確作陸海鍼經一卷又謂之里差捷法鼎有夙慧測算之圖與耑一見卽得要領古六合三辰四遊

之儀以意約爲小製皆合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
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
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其書有測
器攷二卷又自鳴鐘說一卷壺漏考一卷日晷備考三
卷其說曰吾郡日晷依赤道斜安實爲唐製則日晷非
始西人也西製有平晷立晷碗晷十字晷諸式廣之不
啻百十餘種余所見自歷書渾天儀說比例規解外別
有日晷端書三種互爲完缺而其中作法亦有似是而
非之處則以所學有淺深抑倣而爲者以臆參和厥理
遂晦赤道提晷說一卷亦日晷之一其說備考中所無

也勿庵揆日器一卷其說曰取里差以定高度黍珠進
退準乎節序用二至爲端器溢于寸表止于分而黃赤
之理備焉諸方節氣加時日軌高度表一卷其說曰歷
書目有諸方晝夜晨昏論及其分表今軼不傳交食高
弧表非節氣度今依弧三角法算定爲揆日之用揆日
淺說一卷其說曰日晷之書詳于法法之理多未及也
倣作多差不亦宜乎故擇其尤難解者疏之所說多渾
天大意故別爲卷測景捷法一卷其說曰精于測景之
法可以知南北之里差旣知里差則隨地隨時可以預
定其景之分寸約而言之惟切線一法而已切線者句

殷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如餘切橫表之景如正切並以極高度取之璇璣尺解一卷其說曰尺有二皆同樞樞卽北極尺以堅楮爲之銅亦可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也其一載大星十數所以測星也並以赤道緯度定之晝測日景得其高度卽可查節氣以知時刻夜測星得其高度亦可查星距太陽經度以知時刻善用者卽此已足蓋渾蓋天盤之法畧具其中矣測星定時簡法一卷其說曰有日之時有星之時法用星之緯度於簡平儀上查其星距子午規若干時刻再查此星距太陽若干時刻以相加減卽得真時此法不拘何

星可用故曰簡法勿庵側望儀式一卷其說曰簡平儀端論日景故以二至爲限此製於二至外仍具緯度北至極南至地平如置身六合之外以望天體故曰側望勿庵仰觀儀式一卷其說曰圖星垣者以北極居中見界爲邊或分兩極居中赤道爲邊此卽經緯無差必所居之地以極爲天頂則所見然耳其各地天頂之星與地平環上之星不可以擬諸形容也此式各依本方極高之度以規地平而安天頂於中央依距緯以安北極再從北極出弧綫以定赤道又自北極依法作多圈以擬赤緯則某星在天頂某星在某方高若干度某星在

地平環二十四向可以周知又依分至節氣各爲一圖則天盤經緯與地盤經緯相加之處可指而數毫無疑似雖從未知星者可以按圖而得矣勿庵渾蓋新式一卷其說曰渾蓋舊製以赤道外二十三度半爲限止於晝短規今於短規外再展八度則太白所居南緯可以查其所加占測之用於是而全勿庵月道儀式一卷其說曰月道出入于黃道猶黃道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爲之儀器者今依渾蓋北密南疎之度以黃極爲樞而月道半在其內半出其外則月緯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交後之法可以衆著儀以銅爲之畧

如渾蓋其上盤爲月道亦如渾蓋天盤之黃道圈其下盤黃道經緯分宮分度並以黃極爲心而儘邊以黃緯九十五度少半爲限出黃道南五度少半月道所到也自言吾爲此學皆歷最艱苦之後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禮部郎中豫章李煥斗嘗從鼎問皇極經世遂及歷法作荅李祠部問歷一卷滄州老儒劉介錫同客天津屢有所問並據歷法正理告之作荅劉文學問天象一卷又言生平於難讀之書不敢置也每手疏而攜

諸篋衍以待明者問之於歷算尤多作思問編一卷緯度以測日高因知北極高爲用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約之於七十二候作太陽緯度一卷亦承友人之命而爲之者寫算步歷式一卷潘天成從鼎學歷而苦於布算作此授之同時西士穆尼閣作天步真原青州薛鳳祚本天步真原而作會通吳江王錫闡著歷書及圖解三辰儀晷廣昌揭瑄著寫天新語鼎每得一書皆爲訂註以正其訛闕而指其得失一善不肯遺也而古歷列星距度考一卷又從殘壞之本尋其普天星宿入宿去極度分中缺二星又從閩中林侗寫本補

完之而斷以爲授時之法以上歷學之書凡六十二種富哉其言之也嘗著學歷說以曉世論尤精確其說曰古之爲歷也疎久而漸密其勢然也唯其疎也歷所步或多不效於是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得以附會于其間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斷有常度也而古歷未精於是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之食必于朔也而古用平朔于是有食在晦二之占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爲法也而古惟平度于是占家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朧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仄隱則

侯王其肅月之行陰陽歷以不足廿年而周其交也則于黃道其交之半也則出入于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歷未知于是占家曰天有三門猶房四表中央曰天街南間曰陽環北間曰陰環月由天街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喪由陰道則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而况月道出入于黃道時時不同而欲定之于房中央不已謬乎月出入黃道既有南北而其與黃道同升也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降之不同唯其然也故月之始生有平有偃而古歷未知也則爲之占曰月始生正西仰天下有兵又曰月初生而偃有兵兵罷無兵兵

起月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升斜降二因也盈縮遲疾三因也人所居南北有里差則見月有早晚四因也是故月之初見有在二日三日之殊極其變則有在朔日四日之異而古歷未知則爲之占曰當見不見是失舍也又曰不當見而見魄質成蚤也食日者月也不關雲氣而占者之說曰未食之前數日日已有謫日大月小日高月卑卑則近高則遠遠者見小近者見大故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畧等者乃其遠近爲之而非其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影徑爲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金環此皆有可考之數而占者

則以金環食爲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法惟知
順行于是占者以逆行爲災而又爲之例曰未當居而
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去皆變行也以占其
國之災福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
以預求也而古法無緯度于是占者以爲失行而爲之
例曰陵曰犯曰鬪曰食曰掩曰合曰句巳曰圍繞夫句
巳陵犯占可也以爲失行非也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
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
之近世有著賢相通占者刪去古占黃道極遠之星亦
既知其非是矣至于恒星有定數亦有定距終古不變

而世之占者既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之出入
地平有濛氣之差或以橫斜之勢而目視偶垂遂妄謂
其移動于是爲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鉤直則地
維圻泰階平人主有福中州以北去北極度近則老人
星遠而近濁不常見也于是古占曰老人星見王者多
壽以二分日候之若江以南則老人星甚高三時盡見
而疇人子弟猶歲以二分占老人星密疏貢諛此其仍
訛習欺尤大彰明者矣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三

梅文鼎傳下

萬厯中利氏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綫面體為測量之資制器作圖頗為精密然其書率資翻譯篇目既多而取徑紆迴波瀾濶遠枝葉扶疎讀者頗難卒業學者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為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為異學兩家之說遂成隔礙鼎集其書而

爲之說用籌用筆用尺稍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
原非中法可該特爲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則
專著論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沒又具爲九數存古
以著其概書凡九種總曰中西算學通一勿庵籌算七
卷籌算之法蓋起於作歷書時術本直籌橫寫易之以
橫籌直寫所以適中土筆墨之宜是爲初編之第一書
一勿庵筆算五卷亦用直寫以便文人之用而定位一
端視舊法亦捷初編之第二書也一勿庵度算二卷西
人尺算卽比例規解所述也其書原無算例鼎弟文鼎
補之而參之以嘉禾陳蓋謨尺算用法陳書只平分一

線算書諸線皆備又有矩算則鼎所創西人用三角故
兩其尺今用句股故祇用一尺一方板其理無二尺算
矩算皆爲度算則初編之第三書也一比例數解四卷
比例數表者西算之別傳也其法自一至萬並設有他
數相當謂之對數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
無知者

本朝順治間西士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穆薛
所著天步真原天學會通並依此立算不知此則二書
不可得而讀稍爲詮次爲初編之第四書一三角法舉
要五卷西法用三角猶古法之用句股也而三角能通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句股之窮要其理不出於句股故銳角形分則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鈍角形補其虛角則成半虛半實之句股形又成一虛句股形而所設鈍角形又卽爲兩句股相較之餘形皆句股法也不明三角則歷書佳處必不能知其有缺處亦不能正矣故以是爲初編之第五書其目有五曰測量名義曰算例曰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李文貞公爲刻於保定歲乙酉

南巡蒙

召對以是進呈一方程論五卷算法之有方程猶量法之有句股皆其最精之事因作論明之是爲初編第六書安溪李鼎徵爲刻於泉州一幾何摘要三卷幾何原本爲西算之根本其法以點綫面體疏三角測量之理以比例大小分合疏算法異乘同除之理由淺入深善於曉譬但取徑縈紆行文古奧峭險學者多不能終卷稍爲芟繁補遺爲初編第七書一句股測量二卷測量必用句股立少以觀多卽近以見遠故立矩可以測高覆矩可以測深偃矩可以測遠然而方可測圓不可測於是而割圓之法立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而重差之術生古書雖不盡傳然周髀開方之圖海島量山之算猶存什一於千百乃若測圓海鏡實句股容圓之一術

具錄其要以存古意於初編爲第八書一九數存古十卷九數卽九章隸首之法僅存者九章之目耳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初編之序以此爲第九書外有書一十七種並爲續編一少廣拾遺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圖而莫詳所用同文算指演之具七乘方亦非了義西鏡錄增有廉節立成然譌亂不可讀楊時可丁令調寄問四乘方十乘方法諸乘方中惟此二者不可以借用他法摘此爲問蓋亦畱心學問人也因爲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條不紊一方田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稍廣之爲百二十有四一幾何補編四

卷幾何原本六卷止於測面七卷以後未經譯出取測量全義量體諸率實考其作法根源以補原書之未備而原書二十等面體之算向固疑其有誤者今乃得其實數又原本理分中末綫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體積因得其各體中稜綫及轉心對角諸綫之比例又兩體互相容及兩體與立方立圓諸體相容各比例並以理分中末綫爲法乃知此綫不爲徒設則西人之術固了不異人意也一西鏡錄訂注一卷西鏡錄不知誰作其書當在天學初函之後知者同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此書有

之其爲踵事加精可見所立金法雙法亦卽借衰互徵
疊借互徵之用較同文算指尤爲簡明一權度通幾一
卷重學爲西術一種然載於比例規解者譌誤尤甚今
以南勳卿儀象志互相訂補其數始真一奇器補詮二
卷關中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木諸製並有裨
於民生日用而又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嘗以書史
所傳如漢杜詩作水鞴以便民及王氏農書諸水器之
類睹記所及如劉繼莊詩集載筒車灌田法稍爲輯錄
以補其所遺而圖與說不相應者爲之是正其以西字
爲識者易之一正弦簡法補一卷大測諸書言作八綫

表之法詳矣讀薛鳳祚書有用矢線求度法爲之作圖
以發其意因得兩法在六宗率三要法之外而爲用加
捷兩法者一曰正弦方冪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
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冪一弧三角舉要五
卷全部厯書皆三角法也內分二支一曰弧三角凡厯
法所測皆弧度也弧綫與直綫不能爲比例則推測理
窮弧三角者剖析渾圓之體而各於弧線中得其相當
直綫卽於無句股中尋出句股此法之最奇最確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弧三角之用法雖多而其最著明者爲
黃赤交變一圖反覆推論瞭如列眉熟此一端則其餘

不難推及矣測量全義第七第八第九卷專明此理而
舉例不全且多錯謬其散見諸厯指者僅存用數無從
得其端倪天學會通圈線三角法作圖草率往往不與
法相應一以正弧三角爲綱仍用渾儀解之正弧三角
之理盡歸句股參伍其變斜弧三角之算亦歸句股矣
其目曰弦三角體式曰正弧句股曰求餘角法曰弧角
比例曰垂弧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綫相當一環中
黍尺五卷舉要中弧度之法已詳然更有簡妙之用不
可不知也測量全義原有斜弧用西矢較之例所立圖
始爲斜望之形而無實度可言今一以平儀正形爲主

凡可以算得者卽可以器量渾儀真像呈諸片楮而經
緯厯然無絲毫隱伏假借至於加減代乘除之用厯書
僅舉其名不詳其說疑之數十年而後得其條貫卽初
數次數甲數乙數諸法並若然以解其目曰總論曰先
數後數曰平儀論曰三極通幾曰初數次數曰加減法
曰甲數乙數曰加減捷法曰加減又法曰加減通法一
塹堵測量二卷塹堵測量者借土方之法以量天度也
其術以平圓御渾圓以方體測圓體以虛形準實形故
托其名於塹堵也古法斜剖立方成兩塹堵塹堵又剖
爲三成立三角立三角爲量體所必需然此義中西皆

未發今以渾儀黃赤道之割切二綫成立三角形立三角本實形今諸綫相遇成虛形與實形等而四面皆句股卽弧度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綫成句股方錐形亦四面皆句股卽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於西法矣二者並可用堅楮爲儀以寫其狀則弧度中八綫相爲比例之理瞭如掌紋而郭守敬圓容方直矢接句股之法不煩言說而解其目曰總論曰立三角摘錄曰渾圓內容立三角曰句股錐曰句股方錐曰方塹堵容圓塹堵曰圓容方直儀簡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卽弧解一用

句股解幾何原本之根一卷幾何不言句股然其理並句股也故其最難通者以句股釋之則明惟理分中末綫似與句股異源今爲游心於立法之初而仍出於句股信古九章之義包舉無方徐光啟譯大測表名之曰割圓句股八線表其知之矣一幾何增解數則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較求斜方曰切線角與圓內角交互相應曰量無法四邊形捷法曰取平行線簡法並就幾何各題而增不入補編附前條共卷一仰觀覆矩二卷一查地平經度爲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爲日出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與厯書法微別一方圓冪

積二卷歷書周徑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豈
非以乘除之際難用多位歟今以表列之取數殊易乃
爲之約法則徑與周之比例卽方圓二器之比例亦卽
爲立方立圓之比例殊爲簡易直捷一麗澤珠璣一卷
友朋之益取其關於算學者一古算器攷一卷今有筆
算遂以珠盤爲古不知古用籌策故曰持籌其用珠盤
蓋起元末明初制度簡妙天下習用之而遂忘古法故
爲之考一數學星槎一卷減併乘除三日可了初學莫
易於筆算然除法定位轉易乘法定位稍難茲以本數
大數小數三者別焉雖童子可知矣至於句股開方非

圖不解周髀算經有古圖簡質可玩歷書本幾何立說
亦足引人思致今稍廣之爲圖者六鼎博覽羣書遂安
毛際可撰傳稱其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桐城方
苞作墓表稱其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劉輝祖
嘗與同舍館告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
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居
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不名公卿
大夫皆延跂願交李文貞公命子鍾倫從學介弟鼎徵
及羣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
魏廷珍河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

旋卽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家多藏書頻年遊歷手鈔雜帙不下數萬卷常有寘義倉興義館之願歲在辛丑考終牖下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經紀其喪士論榮之自鼎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朴擊之逮歿赴弔者行哭失聲有績學堂詩鈔四卷文鈔六卷中有擬璇璣玉衡賦幾二千言詞科諸君子莫能逮也子以燕康熙癸酉舉人於算學頗有悟入有法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能於恒星厯指中摘出致問鼎所謂能助余之思也惜早卒未

竟其學孫二穀成玕成穀成蒙養齋與修樂律厯算書鼎疑日差旣有二根卽宜列二表穀成以爲定朔時旣有高卑盈縮之加減矣茲復用於此豈非複乎鼎因其說而覆思然後知交食表之非缺比之童烏九歲能與太元李文貞公爲鼎刻弧三角舉要環中尺黍塹堵測量於保定其中圖象皆其手筆也康熙乙未成進士改編修與修

國史厯官左都御史贈鼎如其官

鼎字和仲初學厯時未有五星通軌無從入算與兄鼎取元史厯經以三差法布爲五星盈縮立成然後算之

道古堂文集卷三
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惜早卒
竊字爾素與兩兄夜則披圖仰觀晝則運籌推步考訂
前史鼎得中西之書圖稍多竊手鈔畧備多所撰定輯
經星同異考一卷發凡九則鼎序之云武林張慎碩忱
能製西器手鑄銅字如書法之迅疾鼎依歲差考平儀
所用大星屬慎施之渾蓋屬鼎作恒星黃赤二星圖取
其星名之同而數有多寡異於古人者別識之又累
年算稿鼎爲錄存作授時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幾何類
求歷書中比例規解本無算例鼎作度算用竊所補而
參之以陳蓋謨尺算用法

穆尼閣泰西人久居白門喜與人言歷而不強人入教
君子人也作天步真原與歷書有同有異其似異而實
同者布算之圖對數之表與歷書迥別然得數無二則
雖異實同也黃道春分二差則根數大異此謂誠異然
非測候之真亦無以斷其是非塚積合總莫速於珠盤
乘法位多莫穩於筆算開平方莫便於籌算製器作圖
莫良於尺算然並須布算而知對數自一至萬設有他
數相當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無知者穆
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對數之奇尤在開方上古
開方術至三乘方以上委曲繁重積畧刻而後成今用

對數俄頃可得又有四綫比例數亦穆所授也八綫割圓西歷舊法今只用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綫薛鳳祚字儀甫淄川人本天步真原作天學會通以西法六十分通爲百分從授時之法仍以對數立算梅氏以不如直用乘除爲正法也又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其全書刻于白下氣化遷流諸卷皆在其

中梅氏曰儀甫又有四綫新比例用四綫同惟度折百分從古率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吳江人性狷介不與俗諧著古衣冠獨來獨往用篆體作楷書人多不能識凡象數聲律之學殫精研窮必得其肯綮而後已尤邃於歷學兼通中西之術自立新法用以測日月食不爽杪忽疾病纏綿以中壽沒且無子潘耒從其家求遺書得詩文二帙著述數種有曰大統西歷啟蒙者彙括中西歷術簡而不遺曰丁未歷稿者每歲推大統歷此則挈耒布算者也曰推步交朔曰測日小記者辛酉八月朔當日食以中西法及巳法預定時刻分杪至期與徐圃臣輩以五家法同測而已法最密故志之也曰三辰畧志者創造一晷可兼測日月星自爲之說自爲之解其文倣考工記頗古雅曰圓解者解句股割圓之法繪圖立說詳

言其所以然乃治歷之本源也而歷法六卷最爲完善
會通中西定著一法法數備具可用造歷序中言西歷
之於中歷有不知法意者五事當辨者十事非甚深於
歷者莫能曉也文簡質以理勝而歷說歷策左右旋問
荅荅萬充宗徐圃臣諸書言歷事者精核可傳梅氏嘗
評近代歷學以吳江爲最識解在青州以上又與耒書
云王書用法精簡而好立新名與歷書互異亦難卒讀
又謂見小帙是約西法入授時甚簡而妙然未著撰人
之目以爲非王先生不能作也其書大體純擬元史歷
經而實用西術然亦微有差別所立諸名多與西異又

序其圖解云能深入西法之堂奧而規其缺漏如所謂
恒星定而歲實消則歲差不宜爲定率日食當用月次
均諸說皆直抉其微以視徒守古率輒攻西說者大有
逕庭

揭暄字子宜廣昌人深明西術而又別有悟入謂七政
之小輪皆出自然亦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遭以行急而
生漩渦遂成畱逆實爲古今之所未發年踰八十有子
有孫不以自隨隻身携襆被行數千里不以爲遠真奇
士也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以智子著數度衍二十五卷於

九章之外蒐羅甚富揭暄著寫天新語中通與相質難著揭方問荅並多西書之所未發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法與梅氏正弦簡法補說不謀而合

袁士龍字惠子錢塘人受星學於黃弘憲西域天文有三十雜星之占未譯中土星名士龍有攷與梅氏不謀而合

杜知耕字端甫柘城人舉人著幾何論約及數學鑰圖注梅氏謂其九章頗中肯綮

匡山隱者毛乾乾字心易與文鼎論周徑之理因復推論及方圓相容相變諸率中州謝廷逸字野臣乾乾婿也於數學甚有精思偕隱陽羨自相師友著述甚富多前人所未發

沈顥字超遠錢唐人讀方程論作九問難鼎

潘耒字次畊吳江人王錫闡與其兄櫟善館於其家講論常窮日夜勸其學歷粗有端倪以事散去不能竟學作晁闇秣金梅氏謂其測食之法有出於舊術之外張雍敬字簡庵秀水人潛心歷術久而有得著定歷玉衡主中歷爲多贏糧走千里往見梅氏假館授餐逾年相辨論者數百條去異就同歸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

圓如毬之說則不合與梅氏兄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辨
難不下三四萬言著宣城遊學記

李鍾倫字世德文貞公子康熙癸酉舉人敏而好學事
事必求其根本梅所謂無膏肓之疾者也甲數乙數用
法甚奇本以赤道求黃道鍾倫準其法以黃求赤作為
圖論又製器以象之

李鼎徵字安卿文貞公次弟舉人嘉魚令為梅氏刻方
程論於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為謄寫彼教人見鼎徵方
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
衰互徵而無盈胸方程同文算指中未嘗自諱鼎徵蓋

有所本順治乙未李氏居山砦中一家皆陷賊文貞公
仲父練家僮并傭食者百人出其不意據其阻小六百
餘戰十口以次劫歸文貞公與鼎徵實殿

蔡籬字璣先江寧人從文鼎學算為刻中西算學通
湯濩字聖弼六合州人

魏文魁字玉山布衣

以上諸人皆見於梅氏之集方中通序中西算學通以
為海內尚有游藝字子六著天經或問邱維屏字邦士
寧都人魏禧之姊葺為撰傳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
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方以智以僧服來易

堂嘗與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余所知有婺源江
永字慎修著律厯管見畱心梅學發明其說有翼梅八
卷蔚州魏學誠視學江南爲梅氏刻算學全書鼓成作
兼濟堂目糾其訛謬

舊史曰從來言治厯者有三一以爲必疇人之裔梅氏
兒時卽侍父及塾師仰觀星氣雖世非臺官而其家學
已與談遷無異一以爲必通經之儒梅氏於學無所不
窺辨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證其合讀等子韻而定
爲以代而變以地而變以代與地交而變中西之術紛
綸旁魄而必歸之堯舜精一之傳非徒隸首商高之術

通天地人始謂之儒於儒誠無媿也一則以爲必精算
之士梅氏生有異稟而又佐之以深思辨析於幾微之
際而窮極於杪忽之原非精算者能若是乎李文貞公
進厯學疑問恭紀云奉

旨朕畱心厯學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畱覽再
發二日後

召見

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
朕帶回宮中仔細看閱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上肯之明年春

駕復南巡遂於行在發回原書面諭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抹及簽貼批語皆

上手筆也復請此書疵謬所在

上云無疵謬但算法未備其自言尙有未補之篇目及其圖表而

聖諭已先及之夫懷抱道業之士卽有著述曷能上煩乙夜之覽句譚字議相酬如師弟子梅氏之遇可謂千載一時矣毛際可撰傳在鼎未蒙

召見之前猶以不獲親承

顧問發抒畢生所獨得深致惋惜方苞作墓表又未深

悉其苦心孤詣寂寥乎短篇且多游辭他日秉筆爲史事者將何徵實焉余讀梅氏之遺書嚮往其虛懷集益雖未獲親撰几杖而秉彝之好故不泯也輒倣南豐曾氏先大夫集序之體每有著述必備著於篇又用河東柳氏先友記之例麗澤講習之友存其姓氏上以備國史之采擇下以光梅氏之家乘熟於史裁者故不得以冗蔓相目矣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四

禮部尚書張公伯行傳

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菴先世居上蔡明洪武中徙儀封遂爲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巖三世皆名諸生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五日公生於儀封通安鄉崇儒里八歲經飲泉書院問何居告之以講道論德之所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康熙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歸構精舍於南

郊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其學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以
及浮屠老氏之書靡不涉其津涯而皆不愜其志及讀
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乃恍然悟孔孟之正傳曰入聖
門庭盡在是矣盡發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口誦手鈔
者凡七年入都補內閣中書舍人旋改中書科中書居
贈公憂啜粥寢苦三年不入內室喪葬一遵家禮鄉人
有所假貸悉稱遺命焚其券飲泉書院爲邑令所毀公
有志興復於請見亭之西購地二十畝建請見書院以
還舊觀延嵩陽冉太史觀祖爲山長講明正學從遊者
日衆公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歲己卯

夏六月大雨北關隄決水溢入城居民鼎沸公募民囊
沙土填築民恃以無恐總河張公鵬翻閱河至儀封聞
而異之疏請檄公贊理三辭不許冬上治河十議一曰
黃水本強宜分其勢使之弱一曰淮水本弱宜合其勢
使之強一清口宜設安瀾牐一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
清牐一請復天妃牐之舊一黃家嘴宜挑開支河一運
河宜及時大挑一海口宜疏一運河之下流宜疏一高
堰周橋翟壩隄工暨黃河兩岸之遙隄俱宜堅築又上
議請於運河之底做舊制置伏龍洞引清水以灌民田
歲辛巳督修南岸隄工二百餘里秋搶救馬家港東壩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衝急不可當焚香禱于河神獲無恙歲壬午督修高家
堰石工蝦鬚溝河是冬補山東濟寧道時值歲荒卽家
運錢米及綿衣數艘以拯飢寒流亡漸復

上諭河撫二臣遣選賢能之員十人分道賑濟公所賑
者汶上陽穀二縣動用倉穀至二萬二千六百餘石藩
司移文責其專擅論上將入告公力爭於河撫兩院曰
奉

旨賑濟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

皇仁非邀譽也賑濟飢民非肥家也且賑而猶道瑾相
望不賑將復如何

皇上視民如傷倉穀重乎民命重乎反覆數百言議論
侃鑿兩院不能奪遂寢乙酉春

聖祖南巡閱河

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并詩章二詩扇二明年

遣郎中德成格封閘催漕臨行復

諭云山東有濟寧道張伯行諳曉河務往與商榷設法
蓄水放船公以運河自南旺以北水勢甚小相高下度
淺深開水北注蓄洩得宜事竣著書以紀其事卽世所
行居濟一得是也是夏遷臬江寧吏呈往例送督撫贄
儀約四千金公曰我居官誓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以

所攜土宜致餽皆拒不受維揚諸生六人得罪郡守撫軍怒欲盡褫其巾公慨然曰以窮秀才衣頂逢迎上官吾不能也申辨至再三乃得釋

聖祖南巡至江寧已

命督撫薦舉賢能官員而公不與隨督撫至

上前

聖祖曰朕向原認識汝到江南卽知汝爲清官復顧督撫曰張伯行居官果何如對曰好大學士張玉書對亦如之

聖祖曰他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

無

聖祖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卽

令填撫福建隨

駕至西湖

御書廉惠宣猷四字以賜陛辭赴閩時臺屬旱荒題請發帑賑濟全活甚衆閩省民稠田少歲粟所入不敷一歲之用每歲遣官赴江浙買米入閩平糶多置社倉積貯以備旱潦禁米下洋以絕盜糧終公任民不阻飢永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四
安寧洋漳平大田山深易藏奸宄大盜陳首魁等潛匿
山莽乘閒探丸公以計誘擒之積盜朱章竄伏未獲迹
其巢穴亦就擒貸其脅從盜藪一清大張綱紀飭保甲
講鄉約褒廉糾墨懲猾吏之爲民害者教化大行閩自
楊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
海濱鄒魯公建鰲峯書院以祀宋五先生廣置學舍百
二十間於會城俾有志正學者肄業出家所藏書千卷
充牣其中又廣搜先儒文集遺書次第刊布士皆鼓舞
振興理學復明

上聞

御書三山養秀四字以顏其堂又

賜御纂性理精義諸書至今弦歌不絕皆公倡導力也
福州瘟神有五帝者廟祀徧鄉城師巫假以誑誘禱祀
晝夜不絕公毀其祠僉謂前任遲太守以此獲罪竟卒
於官公曰此偶值耳不爲止卽改其祠爲義塾以祀朱
子省城多尼皆買貧家女髡之號佛子盈千累百所爲
弗可問公悉令所親贖回匹配貧不能贖者爲設法以
出之臺灣兵拔扈難制稍不遂欲卽登山鼓譟要挾官
長公謂爲首倡亂之人平日必多不法可以他事除之
煽誘自絕鎮臣如公教已後無敢譁者初

聖祖諭大學士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宜移撫李光地奏閩省近方有起色須畱整頓一二年張玉書奏江南頻歲災稜民不聊生非此人不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爲天下總計當慎簡一人以畀汝閩遂有移撫江蘇之命并

許馳驛往士民攀畱不及皆呼號如失怙恃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蒞任卽奏罷撫藩人人不寒而慄公至吳卽檄禁屬員餽送延訪地方利弊時淮揚連年荒歉軍民乏食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徐州一衛發帑賑濟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請分年帶徵以紓其困

皆蒙

俞允又奏動藩庫銀三萬兩買米減價平糶疏發卽行絕漕弊禁重耗省差擾民困以甦又以俗尚奢侈嚴行禁絕時蘇守陳鵬年司臬焦映漢糧道臧大愛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於己摭事劾去之是夏赴常州熱審多所平反輒與總督每事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乞休不許乃強起視事江南澤國農田全資水利時牯堰廢壞詳考修整以資蓄洩海禁縱弛米價踊貴嚴行禁絕而內地米多民不艱食辛卯秋趙晉典試江南與總督交通關節榜發譁然蘇郡士子昇財神入文廟正考

官左必蕃不自安具疏奏

聞公亦據實陳奏

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偕總督暨安徽巡撫會鞠督臣持其事使臣蓄縮不敢問匝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公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疏上總督聞之密購疏橐捏款訐叅星夜馳奏

上命俱解任交審事大臣一併審明部文未下公又上瀝陳被誣始末之疏以證督臣之誣奏使者疊審皆歸

曲於公應革職治罪噶禮免議奉

特旨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澈底審明審如前公仍

革職

上不從所請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復

命九卿翰詹科道議

特旨畱公任而黜噶禮方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撤業幾數萬人團集公館哭聲殷揚城且欲相率赴京叩闕公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姑蘇等郡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扶老攜幼具果蔬至公館以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予民一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點心不可却也不得已取腐一塊菜一束遠近餽餉者
皆委地而去審畢將回姑蘇行有日矣揚城士民慮途
中不可測數萬人謀集江干護行公聞越數日五更登
舟比天明已渡江百姓追送不及悒悒而返至蘇寓楓
橋士民雲集獻果蔬如在揚時秋七月復赴揚聽審回
蘇時比戶焚香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
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歡抃呼萬歲者無萬數行數千
里詣
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福建全省士民始則奔號呼籲繼而頌
皇恩祝聖壽者與江蘇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雖嘗
持論與公爲異同者莫不傾心折節直聲浩氣震天下
癸巳春三月

恩詔復原職旋進濂洛關閩集解鎮江戰艦與民船無
別戰船或私借入洋貿易還以民船充數九月奉
旨會驗因條陳海洋船隻分別營哨商漁盡編號數甲
午正月奏免揚州落地之稅謂各商貨物已於揚關輸
鈔入城復徵落地稅銀似屬重科臣衙門舊有鹽課陋
規二萬兩臣在任五年絲毫弗取爲鹽商節省十萬衆

商願於經費項下代捐稅銀每年一千二百兩免商民無窮之累奉

旨俞允吳中向無書院擇府學中隙地建紫陽書院講貫課士之法畧與閩同士風丕變斂華就實吳地濱海奸商下洋旬引匪類出入無忌爲東南隱憂公特嚴海禁有犯必懲有張元隆張令濤李崇御等案咸爲巨蠹把持屢飭不結

上命大臣駐鎮江審理劾公以狂妄自矜疏凡六上上不得已允之時公因熱審赴常州令藩司於舟中解綬去遣遊擊房世澤伴送至鎮江看守於城隍廟夜分

問供多方摧折所供不合脅公墓下客代書竟擬重辟門人子弟聞難來訊呼籲無門生死不可測公處之怡然讀書晝夜無閒爲子姪講說積講義二十餘篇又向輯四書正宗學易編皆未成書續爲編輯居潤州半載體加充色加睟焉奏上

聖祖不允所擬而令使臣同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千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越日過邵伯高郵皆有儒冠儒服沿河頓首者至淮安河督迎會見舟將壞大驚爲易舟伴送官同知胡某僉人也莫夜趣渡黃河細雨方霏同雲如墨

濤瀾洶急從舟傾覆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夏
鎮書院諸生候於河次揮淚而別抵京公欲赴
暢春苑陛見使臣弗許委官看守於吏部公署

上命使臣同公陛見

上曰他原無罪又曰此人朕還用之當用於有錢糧衙
門明日

召對於乾清宮

命於南書房行走臘月朔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越日又命講太極圖說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時秋成稍歉奉

諭同戶部酌議平糶奏發倉米二萬石奉

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二府親往巡察至永平與守謝
賜履講社倉之法令勸所屬捐輸積貯本朱子法條酌
十六款奏上丁酉秋七月條奏餘米摺其畧云臣查紅
斛進倉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今該倉書攢止報一石一
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杪其餘隱匿不報通漕合算歲約
三十餘萬此項謂之飛米俗所謂飛轂轆子是也外又
有長米二三十萬石曰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
謂之照米俗所謂出黑檔子也或令旗丁賣與他人謂
之買餘抵補倉場之弊甚多此其大者故特奏之又奏

每年收米放米該剩餘米一百餘萬石請建新廩百座
八月爲順天鄉試正考官時方收糧通州不與開列
特召入闈蓋異數也庚子十月奉

旨管理錢法旋補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事辛
丑春總裁會試秋七月河南馬營口決

上命河南人知河務者具奏公摺奏曰臣籍隸儀封去
黃河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爲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
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故一遇衝決水行新河舊
河必淤若舊河仍行者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漲洩其
有餘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自然之勢也今武陟縣衝

決河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黃
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
稍加堵築卽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水遇
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行臣前任濟寧道時曾議
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以陞任故未及行今歲
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衝一缺口直
入張秋運河糧船盡皆抵通是今歲之運賴此衝決以
濟之也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之利越數
日接

駕蒙

溫旨云前所奏河務與朕意甚合又

名進行宮論河務面奏于黃沁交會之際建閘築壩重
重關鎖使不汜濫一引沁由賈魯河以入濟濟運一引
沁由新決之河入張秋以濟運張秋東涯五空橋安放
閘板水小則下板引沁濟運水大則放沁入海至于濟
寧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則引沁濟運水大則下板
引沁入湖不但糧船遄行而臨河之田皆成膏腴矣冬
十月以母病歸省

命以便道閱視河南武陟決口如期復

命壬寅春正月與千叟宴偕諸年老大臣至

乾清宮謝

恩賜坐

上謂汝等皆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
巡撫時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是真能以百
姓爲心者也十一月

聖祖升遐公感高厚深恩哀痛迫切夢寐中淚時涔涔
下也

世宗憲皇帝御極深知公公忠爲國又以

先朝舊臣特加眷顧錫予每逾常格謂公年老事難兼
攝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堂臘月二日

命同滿漢大臣十三人至

先帝梓宮前舉哀

特賜數珠一串曰此

先帝所遺畱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隨親王大
臣在

乾清門預議又以公老

命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尋以戶部捐納收銀非公
莫能任

命與大司農田從典專管其事

特恩晉正一品追贈三代給一品廕生癸卯八月

遣官看河因條陳河務畧曰

國家歲漕數百萬石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一河又借
汶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又開
堽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
泗水又開金門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濟運迨其後
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于南旺分流
濟運遂置泗水于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泗河之水
乃不至濟寧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于秋
收之後人民空閒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閘入府河

至濟寧馬場湖蓄之濟運又于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轉遲爲速之一法也至濟寧到臺莊相去四百里其中間將及二十座而臺莊以下至淮黃交會之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臺莊上下不無淺阻宜于臺莊之下徐塘口之上建閘一座以備蓄洩其於河道或有補益

上遽命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

賜禮樂名臣四大字奉

旨搜閱會試遺卷十一月

上親郊前三日視牲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

上以命公益特典也甲辰春二月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張南軒陳克齋陳北溪許魯齋諸集

賜食而出四月

命赴闕里致祭崇聖祠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帽蟒服錦緞珍物八種

命以便道回家省親六月奉

旨會議

聖廟從祀倡議以明儒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從祀兩廡又以宋儒張子之父張迪配享
崇聖祠乙巳正月十六日以疾薨於位遺疏以崇正學
勵直臣厚糈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勉

聖

上聞震悼

特遣宗臣鎮國公暨散秩大臣副都統額爾德侍衛十
人

賜奠茶酒行三叩禮加贈太子太保於卹典定例外加
祭一壇又奉

上諭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俱著齊
集出殯之日俱著送殯

賜諡清恪給全葬祭公遭逢

仁聖一德交孚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初任濟寧隨
行止四人撫閩二十餘人撫吳十三人其日用蔬菜米
麥寸絲尺帛以至研麥磨石曳磨之牛皆自河南運載
之官初至閩官署帷帳皆錦繡器皿悉金銀驚問吏以
行戶鋪設對公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無
錫令送惠泉至受之後聞亦派民船載送卽却不受閩
撫標有空糧五十名蘇撫標有空糧八十餘名皆前任

以給家丁者公曰我家人無幾又莊農不諳弓馬何可
冒糜國餉悉募壯丁補之在朝在外不交一近侍之臣
不附和同官之議不以得君而有自尊之意不以見忌
而生退沮之心矢志以人事君所薦引皆學問醇正志
操潔清彰彰在人耳目閒者然初不令其人知卽子姪
有問亦不荅惟特疏具薦及大庭保舉者衆乃知之平
日齟齬公者在朝共事輒推誠協恭無纖毫芥蒂曰仰
荷

聖明已獲保全何敢以私嫌廢公事乎治民以養爲先
以教爲本偶有災禔卽疏請緩征賑濟平糶並施設常
平置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書院臨清則有清源書
院夏鎮則有夏鎮書院濟陽舊有書院復新之招徠士
之有文行者相與講明聖賢之道公暇輒至又飭州縣
各立義塾朔望講解

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
之如慈父於閩則肖公象而祠於鼇峯書院之旁於吳
則建春風亭爲公祠與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兩祠並
峙總督倉場時山東兗州府鄆城縣十五州縣士民有
具衣冠而來獻者曰前者灘河之水當秋泛濫淹民田
不下數百萬頃公爲濟寧道時疏濬宏深使十五州縣

之水皆安流由灘入運運入海向之壑澤今成膏腴廩
邱之西五岔口紆道爲患公捐貲築堰引水盡入灘士
民蒙利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於野舟子欲建於河久
不決乃立於五岔口今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意公歉
仄再三皆頓首固請受之而去其至孝本於天性每逢
忌日輒閉戶飲泣不御酒肉至已生日亦思親不宴不
樂賑汶上時一婢來領米舉止有異詢之良家女也有
壻未婚父母亡叔質於孔監生家問其價如數償之召
壻至給新衣爲之成婚四方之士及門受業者幾千人
不問貴賤知愚悉接以禮諄諄示以入聖之門爲學之

要讀書自少至老不厭不倦雖鞍馬舟車之上死生危
急之秋未嘗釋卷嘗云延平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
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爲然蓋佛家靜坐此心不要用儒
家靜坐此心原要用必靜坐見得道理始與佛家有別
但靜坐而不讀書亦不能見道理不如易靜坐爲居敬
而勤讀書以求道理乃爲無弊且子夏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存心之法卽在於讀書何可懈也其纂述者
百餘種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輯道統錄道統源流
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續錄以明
諸儒之統緒輯小學集解小學衍義養正類編養正先

資訓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正爲學之模輯家規類編閨中寶鑑以示脩齊之範謂周程張朱得孔曾思孟之正傳故纂濂洛關閩書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屢經進

呈欲以頒行學校而其語類文集復纂述較正而刻之謂許薛胡羅又周程張朱之正傳其文集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無不選擇而刻之謂

本朝陸稼書學朱子之學而爲許薛胡羅之繼起赴閩時特就其家訪其遺書得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三書乃并其已傳之松陽講義文集而並刻之他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行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于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有明之學得其正而不爲邪說所搖者曹月川陳剩夫崔後渠魏莊渠汪仁峯蔡汝濱也

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汪默菴陳確菴陸桴亭魏環溪耿逸菴熊愚齋吳徽仲施成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擇而刻之而吳朝宗吳徽仲

施誠齋諸莊甫劉仁寶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久將湮沒不傳公特爲表章尤見微顯闡幽之義公于正學奮志脩明而于陸王之學復排擊不遺餘力或曰陸王往矣似不必復辨公曰陸王往矣今之爲陸王之學者正不乏也是陸王往而不往也予安能無辨哉又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云有志程朱之學而于陸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于正學見不明耳所見旣明則程朱之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豈能姑恕然未嘗特著一書以闢之謂程啟皦之閑闢錄陳清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掘其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

于復入故于三書皆精刻以示學者又選古文載道編斯文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集以見文之必本乎道選濂洛風雅以見詩之必本乎性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功業皆有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業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其氣節皆足以風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義而石守道海剛峯其剛方之氣亦足興起故亦刻行他若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本後經散失不完四書正宗學易編僅有藁本尚未成書五經大全意欲增刪別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詳訂大學依伊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于

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三節于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欲具摺具奏上請

聖裁而遽爾辭世不及進

呈此又公未竟之業也其所自著者則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又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而足以爲脩己誨人致君澤民之準統觀公一生之述著規模廣大節目精詳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極其大而無餘者也而其一生之所得力尤在朱子之書故嘗舉

朱子三言以定爲學之則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言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至朱子又益以返躬之一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證之尚書之危微精一論語之主敬行恕博文約禮中庸之戒懼慎獨擇善固執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若合符節此公一生學業事功之本也

舊史曰公身後傳公者有桐城相國之墓志高安相國之神道碑而行狀則公門人費元衡所撰也皆未上之史館歲在甲申公子師載方總督南河而以公傳相誣諉以備

國史之採擇余諾之不一而河督旋卒諾責必踐余不以河督卒而食言也公可傳者有二事功之偉兩相國能言之學術之醇費君狀最爲詳晰余私淑諸人不如費君侍公十五年親炙之久據狀以傳公文無遺憾矣顧念費君不知何人著錄公門不肯以言語媚人可信必矣余不敢掠其美其忍沒其名哉



